

依筆者看來，港、台新一代的文藝青年在行為模式上大至相若，只因為台灣人口稍多於香港，按比例計算，文青之中較為質樸可愛的一群，在人肉節籃裡用力搖晃殘餘下來的，——連骨子裡也很文青的，也自然是比香港的多一點。本屆簡單生活節，便是一個文青之節，走進場內便即發現這個名為簡單生活節的嘉年華式音樂會一點都不簡單，天時不利濕雨連場，初到會場筆者還以為這裡是野外求生體驗營，完全考驗閣下文青指數。

個人印象中的簡單生活節應該是植根於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浸沒在結他的弦音漩渦揮耍著熱汗、青春激情和一杯研磨咖啡，或有年少的情侶相擁在路邊，時而輕吻彼此額角。然而，騎車到華山會場途中，瓜皮帽前那一片被雨水敲打得滿目瘡痍的擋風罩告訴了

我，——少年啊，沒那麼簡單。日照短縮的情況在雨天來得特別嚴重，下午的台北上空灰朦朧一片，還沒走入會場，細冷又黏人的雨已經夾道囂喧。現場畫面不太像是一個文藝音樂會，反而像是文藝青年們與黑風冷雨的搏鬥，他們渾身污水髒泥，展露一份無視惡劣天氣的熱情。極目掠見一眾文青身披螢光黃色的便利雨衣，握著大大小小的雨傘，甚是隨意又很一致地聚結於舞台階前，隨著搖滾樂在雨聲之間飛蕩，眾人腳邊的泥濘亦同時激烈的濺起。會場有一半以上都設在草地，亮麗的白球鞋無一倖免，只要一個不慎便連腳帶鞋陷入泥水坑，以致少女們驚惶的尖叫起落不絕，有人早有準備穿著塑膠鞋套、防雨褲，全副武裝上陣，看演唱會有如打仗；有人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乾脆脫掉鞋子赤足踏行，任由泥漿在腳指縫間彈跳。而故

事正是這樣發生的：某女生在田馥甄悲傷的歌聲前滑倒，剛好在旁邊打算來聽陳昇的陌生少年想要伸手扶起伊人，卻沒想到腳下的草不爭氣，兩個屁股都一起跌在濕冷的土坡上。然後，彼此在傻笑之際赫然曉得對方都很喜歡來自香港的 at17。——噢？

在演出名單上發現 at17 的盧凱彤將現身簡單（困難）生活節的時候，身為香港人而且慎追高中年代的隨身聽都總會有幾首 at17 在播放清單的筆者，眼下的確不再是 17 歲的少年，實在不禁由衷的感慨。這些年離開香港，遇到最多的都是台灣的朋友和大陸的交換生，對於後者，我們通常都會聊到香港的演員。這個年頭，邵氏不再，香港的電視工業迅速沒落，較有號召力的演員都紛紛到內地發展，有時候我在香港以為他們已經退出銀幕，料不到其實他們搖身

一變已成大陸一線演員，說起來都隱隱覺得香港觀眾昔日那段美好的時光已成歷史。然而，跟台灣的朋友聊天談到這個年頭同樣光芒黯淡的香港樂壇，以及那無法被娛樂即食的音樂人，卻又總有幸說，他們可以轉移到台灣發展。最近台灣友人推薦一部本土電影《騷人》，雖然筆者並不熟悉導演陳映蓉，但片頭展開眼睛隨即亮了起來，電影音樂一欄雄糾糾地寫著 Soler，可能有些人因為他們是老外而不曉得這隊二人組合來自香港，甚至不記得香港樂壇有過他們的出現。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原來他們降落在台灣展開了新的生活。作為 at17 和 Soler 粉絲，感謝有台灣。